

## 中部 122 空大經

《中部經典(第 13 卷-第 16 卷)》卷 14：「第一二二 空大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於釋迦族間，住迦毘羅城尼拘律樹園。

其時，世尊於清晨，著衣持鉢、衣，為行乞而入迦毘羅城。

於迦毘羅城中，行乞已，從行乞食後，為日晝之止住而歸近於迦羅差摩釋種之住家。

其時，迦羅差摩釋種之住家設有眾多之牀座。

世尊見迦羅差摩釋種之住家設有眾多之牀座。

見已，世尊如是思惟：「迦羅差摩釋種之住家設

有眾多之牀座，或於此給眾多之比丘住耶？」恰此時，尊者阿難與眾多之比丘具於迦羅釋種之住家從事作衣。

其時，世尊於晡時從獨坐起，往近彼迦羅釋種之住家，往已，坐於所設之座。

坐已，世尊言尊者阿難：「阿難！迦羅差摩釋種之住家設眾多之牀坐，或巧為眾多比丘等之止住耶？」

〔阿難白言〕：「世尊！迦羅差摩釋種之住家設眾多之牀座，彼處住眾多之比丘，世尊！我等乃於作衣時來。」

〔世尊曰〕：「阿難！使喜眾、樂眾、沈於喜眾、喜、聚、樂聚、希求眾之比丘 無有光輝。

阿難！實是使

喜眾、樂眾、沈於喜眾、  
喜聚、樂聚、希聚之比丘，  
彼出離之樂、離之樂、寂靜之樂、等覺之樂、  
喜得其樂、安易得無難得者，應  
無有是處。

然而，阿難！凡比丘一人遠離集群而住，如是之  
比丘，彼  
出離之樂、遠離之樂 寂靜之樂、等覺樂  
有可期持，喜得其樂、安易得、無難得者，  
應有是處。

阿難！實是使比丘之  
喜眾、樂眾、沈於喜眾、  
喜聚、樂聚、希聚者，  
或成就時，愛心解脫，  
或期待成就非時、不動〔心解脫住〕者，  
無有是處。

然而，阿難！彼比丘一人，遠離集群而住，如是

之比丘，有可期待  
或成就時、愛心解脫住，或  
成就非時、不動〔心解脫住〕，有是處。

阿難！我如  
對〔人之〕樂、〔人之〕希求色之  
不變易、不推移、  
不生憂、悲、苦、惱、愁，  
唯認一色，無是事也。

而復阿難！彼住由如來所勝等覺。即  
作意一切諸相，而當成就 內空住。

是故，阿難！若依此住而住，有近如來之諸比  
丘，比丘尼、信男、信女、國王、大臣、外道、  
外道弟子等者，阿難！如來乃  
傾離、向離、趣離、寂靜、喜出離，  
可成為離之心，由徧漏處法，唯作絕對離繫之  
說。是故阿難！於此有比丘，  
若『成就內空住。』

阿難！如是之比丘，應於內心，無有不使定住、安住、專一、而等持。

然者，阿難！如何應使比丘內心定住、安住、專一、而等持耶？阿難！於此有比丘，離愛欲，離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具足初禪而住。以諸尋、伺，成為內心靜安，得心一趣性，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具足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而住。阿難！如是之比丘，善使內心定住、安住、專一、而等持。彼作意內空。為作意內空，於內空，彼之心不踴躍、不欣喜、不定住、不解脫。阿難！如是之時，如是彼比丘知：『為作意內空，於內空，我心不踴躍、不欣喜、不定住、不解脫。』如是，其時有正知。彼作意外空。彼作意內外空。彼作意不動。為作意不動，於不動，彼之內心不踴躍、不欣喜、不安住、不解脫。阿難！如是之時，彼比丘如是知：『為作意不動，於不動，我心不踴躍、不欣喜、不定住、不解脫。』如是，其時有

正知。阿難！彼比丘於其究竟定相，無不使內心定住、安住、專一、等持。彼〔便〕作意內空。為作意內空，於空，彼之心踴躍、欣喜、定住、解脫。如是之時，阿難！彼比丘如是知：『為作意內空，於空，我心踴躍、欣喜、解脫。』如是，其時有正知。彼作意外空；彼作意內外空；彼作意不動。為作意不動，於不動，彼之心踴躍、欣喜、定住、解脫。阿難！如是之時，彼比丘如是知：『為作意不動，於不動，我心踴躍、欣喜、定住、解脫。』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若彼比丘之依如是住而住時，要行而傾心者，彼行：『如是行、諸貪、憂、惡、不善法，應不來追流我。』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若彼比丘之依如是住而住時，要住立而傾心者，彼住立：『如是住立，諸貪、憂、惡、不善法，應不來追流我。』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若彼比丘之依如是住而住時，要坐而傾心者，彼坐：『如是坐，諸貪、憂、惡、不善法，應不來追流我。』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若彼比丘之依如是住而住時，要臥而傾心者，彼臥：『如是

臥，諸貪、憂、惡、不善法，應不來追流我。』阿難！若彼比丘之依如是住而住時，要談論而傾心者，彼：『凡此等之諸論，是劣而卑、俗人而非聖、無利益、不導遠離、不導離欲、不導滅、不導寂靜、不導智、不導等覺、不導涅槃。我不應談所謂國王論、盜賊論、大臣論、軍論、怖畏論、戰爭論、食物論、飲料論、衣服論、臥具論、華鬘論、香料論、親戚論、車乘論、村論、鎮論、都市論、國土論、女論、勇者論、巷中論、水瓶處論、先靈論、種種之事論、世界論、說海論、斯有、無之論等，乃至同如以上之論。』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而又『凡彼諸論：適於謹慎而開心，一向導遠離、離欲、滅、寂靜、智、等覺、涅槃。我當談所謂少欲論、知足論、出離論、不眾會論、勤精進論、戒論、定論、慧論、解脫論、解脫知見論、如是之類論。』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若彼比丘之依如是住而住時，於尋而傾心者，彼『凡此等之諸尋，是劣而卑，俗人而非聖、無利益、不導遠離、離欲、滅、寂靜、智、等覺、涅槃。我不應

尋所謂欲尋、恚尋、如是類之諸尋，我應不尋。』如是，其時有正知。然而，阿難！『凡此等之諸尋，聖而引導，一向轉向於正等之苦盡。謂：出離尋、無恚尋、無害尋，我應尋如是類之諸尋。』如是，其時有正知。

阿難！此等有五欲功德。何者為五？眼所識之諸色，可愛、可喜、可賞、可意而隨伴可染之欲；耳所識之聲；鼻所識之香；舌所識之味；身所識之諸觸；是可愛、可喜、可賞、可意而隨伴可染之欲。阿難！此等為五欲功德也。於此等中，比丘無不常觀察自心：『我於此等之五欲功德中，有存在者，或有處，有生起心之活動耶？』阿難！若比丘之觀察，如是知：『我於此等之五欲功德中，有存在者，或有處，有生起心之活動。』如是之時，阿難！彼比丘如是知：『凡我對五欲功德之貪欲，其未令斷。』如是，其時有正知。然而，阿難！若比丘之觀察，如是知：

『我於此五欲功德中，有存在者，或有處，心無活動之事。』如是之時，阿難！彼比丘如是知：

『凡我對五欲功德之貪欲，於我斷之。』如是，



其時有正知。阿難！有此等五取蘊。於此等中，比丘無不觀生與滅住：『如是為色，如是為色之集，如是為色之滅。如是為受，如是為受之集，如是為受之滅。如是為想……如是為行……如是為識之集，如是為識之滅。』彼，關於此等之取蘊，觀生與滅而住者，凡於五取蘊，其斷『有我』及慢。如是之時，阿難！彼比丘如是知：

『凡我對五取蘊〔有我〕與慢，我盡斷之。』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此等諸善法，一向趣於善，聖、出世間而無墮〔惡魔〕波旬〔之掌中〕。

阿難！汝，以此如何思惟：『認為如何理由，聲聞有值勞力，應追隨〔大〕師耶？』」

〔阿難言：〕「世尊！我等，諸法根據於世尊，世尊為引導，世尊為所依。世尊！以世尊其所說之意義，甚為光輝。從世尊聞，諸比丘應受授奉行。」

〔世尊曰：〕「阿難！聲聞凡為解說諷誦彼契經故而不值追隨〔大〕師。此為何故。總之，阿難！長夜汝等聞諸法，使受持、集語、以意省

察，以見善洞察之。然而，阿難！凡謹慎其諸談論，使心開適，一向轉向於遠離、離欲、滅、寂靜、智、等覺、涅槃——少欲論、知足論、出離論、不眾會論、勤精進論、戒論、定論、慧論、解脫論、解脫知見論——如是類之諸談論故。阿難！聲聞勞力，應有值於追隨〔大〕師。如其時，阿難！為師之有苦；如是之時，為弟子之有苦；如是之時，為梵行者之有苦。然者，阿難！如何為師之有苦。阿難！於此有一類之師，受獨離座處於林中，樹下山上、洞窟、山穴、墓間、森地、露地、藁堆。彼如是遠離而住者，至訪諸婆羅門、居士、乃至諸市民、國民。彼為〔各〕訪來諸婆門、居士、乃至諸市民、國民而煩勞，起貪、生貪心、轉於過分〔之生活〕。阿難！此名為有苦之師。以師為苦，生惡、不善雜染，以引後有，可怕，有苦果，於未來有生，老死等諸法，使懲罰彼。阿難！如是為師之有苦。

然者，阿難！如何為聲聞之苦。阿難！彼師之聲聞、亦隨行彼師之出離，而受獨離座處於林中、樹下、山上、洞窟、山穴、墓間、森地、露地、

藁堆。彼如是遠離而住者，至訪諸婆羅門、居士、乃至諸市民、國民。彼為〔各〕訪來之諸婆羅門、居士、乃至諸市民、國民而煩勞，起欲、起欲心、轉於過份〔之生活〕。阿難！此名為有苦之聲聞。以聲聞之苦，生諸惡、不善法雜染，以引後有，可怕、有苦果，於未來有生、老死之法，使懲罰彼。阿難！如是名為聲聞之有苦。

然者，阿難！如何為梵行者之有苦。阿難！於此如來之出現世間，此是阿羅漢、正等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者、世間解者、無上者、調御丈夫者、天人之〔大〕師、覺者、世尊也。彼受獨離座處於林中、樹下、山上、洞窟、山穴、墓間、森地、露地、藁堆。如是遠離而住，諸婆羅門、居士、乃至諸市民、國民來訪。而彼如來，為〔各〕訪來之諸婆羅門、居士、乃至市民、國民而不煩勞。不起欲、不生貪心、不轉於過份〔之生活〕。阿難！聲聞亦隨行彼師之出離，從行受獨離座處於林中、樹下、山上、洞窟、山穴、墓間、森地、露地、藁堆。如是遠離而住者，至訪諸婆羅門、居士、乃至市民、國民。而為〔各〕

來訪之諸婆羅門、居士、乃至諸市民、國民之煩勞，起欲，生貪心，轉於過份〔之生活〕。阿難！此名為梵行者之有苦。以梵行者之苦，生諸惡、不善雜染，以引後有，可怕，有苦果，當來有生、老死之法，使懲罰彼。阿難！如是為梵行者之有苦。而又阿難！雖凡為彼師之苦，及彼聲聞之有苦，但此梵行者之苦，有比此以上之苦果，有比此以上之惱果，加之，更轉向於惡趣也。是故，阿難！以友之心情不以敵之心情親近我！此應為汝等之長夜利益、幸福。然者，阿難！如何諸聲聞，以敵〔對〕之心情而不以友之心情親近師。阿難！於此，師有為諸聲聞說法；為利益者，為懷慈愍：『此為汝等之利益，此為汝等之幸福也。』〔而〕彼諸聲聞，不聞、不傾耳、心置其他、而遠離去師之教法。如是，阿難！諸聲聞於師，以敵之心情不為友之心情親近。然而，阿難！如何諸聲聞，以友之心情不為敵之心情親近師，阿難！於此，師有為諸聲聞之說法，是為慈愍者，為利益者，以懷慈愍：『此為汝等之利益，此為汝等之幸福。』彼之諸聲

聞、諦聽、傾耳、心不置其他，且遠離而不去師之教法。如是阿難！諸聲聞以友之心情而不為敵之心情親近師。是故，阿難！以友之心情不為敵之心情親近我，其應為汝等長夜之利益、幸福。阿難！我誘掖汝等，恰如作壺者，如對未燒之土器，我以責應責者。賞應賞者而言：凡有堅實者，應其為堅實。」

世尊如是說已，使歡喜之尊者阿難，隨喜世尊之所說。——」(CBETA, N12, no. 5, p. 95, a2-p. 103, a13 // PTS. M. 3. 109 - PTS. M. 3. 118)